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范忠宣集卷十二 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王增閒

范忠宣集卷十二

宋 范純仁 撰

祭文

祭郭宣徽文元祐三年十二月

惟公奮由武衛宣力王家仁皇之朝扞城心膂被遇英祖升贊樞機先帝經武緯文懷柔震疊中權之任屬之於公西守南征海外有截敦詩説禮想聞郤縠之風振旅全師屢上充國之畧退卧西洛於今十年李廣數奇

功業未究英公賞鑒幕府多賢矧令邊備尚嚴蠻落猶警思得名將以為長城公令云亡豈不懷疚求其繼者實唯才難嗚呼昔我先公拔公戎行待以國士及予之世重以婚姻知公之深誰過予者奠哭罔及寓此哀詞尚饗

祭曹沂王文

惟王以懿戚之重元舅之尊位高而貌愈恭爵隆而志彌降謙溫和粹體之自然動作興居不蹈非禮出殿藩

服有民社之勞入奉燕朝無夙夜之懈善守富貴克享康寧歷事四朝終始一節天不慭遺人之云亡二聖惻嗟萬乘臨奠賻卹交道恩禮有加某嘗同班聯實均休戚悵靈輀之首路痛永訣以終天聊陳一觴以薦丹懇

祭蔡仲遠侍郎文

惟公稟性粹和受材明敏利不苟得義無苟進膴仕熙朝出入忠盡帝眷滋厚尹正天府雖云浩穰衆務咸舉既代王言絲綸有序帥於邊方談笑尊俎今昃其威莫

予敢侮年踰耳順作貳卿列如何不淑遽失宗哲嗚呼哀哉奠莫持觴葬弗臨穴寄哀以辭傷哉永訣

祭滕達道龍圖文元祐五年十二月

嗚呼達道英邁豪俊得於天資文章翰墨雄健而奇甲科上第名動京師平步清塗上所眷知視草禁林秉憲中司方圓不合出守一麾昔我先公樂育多賢才傑盈門君實居先我之得友喬木是遷中間契闊幾三十年比予易守君在晉陽交承道舊愈久彌光留不忍去把

酒盈觴别未經時遽承公喪笑言在耳懷想痛傷嗚呼
哀哉達道所藴志在康濟道未大施而遽殄瘁朝野共
嗟親友垂涕唯有令名光顯後世我守塞垣君殁京師
棺斂弗親心往神馳聊伸一奠以寓予悲嗚呼哀哉

祭楚正叔待制文 元祐五年十二月

惟公立行脩潔起家儒素伯仲登科鄉里嗟譽昔我先
公西帥延安公時從軍首薦才賢奮職計僚領麾淮壖
外按邦刑庶獄不寃將輸數路才業彌宣擢升内閣歷

守邊藩鎮靜有方兵戢民安知足早退琳宫就閒太師
潞公宴集耆英公游其間福壽康寧予漕京西寔聯公
職僚契相歡親仁飽德予守慶陽復承公政倉儲豐盈
亭障安静予官西臺公方懸車閒暇既多詩酒相娛司
馬温公及諸名卿真率為具不待邀迎伊闕溪山洛下
名園朝遊夕賞聯轡翩翩一時盛事人令尚傳季夏經
途再登公堂公嬰羸疾幅巾據床握手道舊笑言琅琅
别未逾時遽聞公喪身不獲往心徒悲傷遣奠千里終

天弗忘尚饗

祭司馬公休文元祐五年

惟君志意脩立學行純固卓為碩儒與時際遇早登金華繼述賢父兼職諫垣秉筆史氏思忠憂國心勞形瘁先正之澤未及蒙享佐王之術未克大施曾不中壽而遽長逝兩宮震動多士嗟咨伊予與君既親且知為國惜賢彌劇傷悲嗚呼哀哉君嗣尚幼君室少嫠上恩殊特存没有歸唯有令名萬世永垂遠致薄奠心誠俱馳

尚饗

祭范蜀公文

嘉祐之初仁宗弗寧國嗣未建四方震驚羣公戚憂寒心噤舌孰不畏禍相顧莫發公為諫官引義自當國之憂危我以死嘗上章天子請選宗室擇賢而儲時不可失疏入不報在旁股栗騰書大臣開譬禍福我擇死所遑他是卹非常之為中外遑遑一進一退瞻相低昂公心如山公語金石章十有七一意始卒言不時孚卒以

去職烈烈英考繼天而王嗚呼我公寔發其祥熙寧之初有政有事有利有害譁然大議孰不知之孰克言之匪言之艱而身孔危公曰我責上書列陳如彼著龜協謀鬼神公言益切沮者益至公曰我愧身用言廢遂請致仕沮者意行乖為謗詆匪謗伊榮捨禄卧家纔六十餘孰不事君包羞以居唯二大節人一有之足以不朽而公優為詞賦文章為學者師清淨恬和無有吝疵二聖急賢耆老咸仕起公於家公謝不至穆穆衆德獨公

弗臨唯俾搢紳化我遐心國樂無章郊廟弗協公之審音匪學自天推析毫絲至於窮年將没之歲以樂來上國有和聲實治之象道德壽老孰與公鄰不卒用公憾有斯人某惷拙晚奉公游出處義同辱公我收於許於洛燕歡徘徊一别不再聞訃而哀一時老成零落山丘豈唯交知邦國之憂寫哀斯文涕泗横流尚饗

祭傅侍郎文中書侍郎傅欽之　元祐七年正月

惟公敦大宏遠渾然德備天之生公乃國重器克難於

初厥後益艱正色直節人之所難治平廟議公在諫職
挺挺守經甘心竄謫閒關遠宦曾未還朝一廢十年樂
道衡茅二聖當天公以彙升乃丞中憲百辟是繩以道
去就尚求補外肆秉大政位實超拜在帝左右亦越再
朞天下拭目望公有為楊公素望𡙡相清德未及大施
遽聞疾革嗚呼哀哉某辱公之知出處頗同屯邅流落
我則知公元祐進用公不我先位高德薄愧在公前笑
言從容睽離未幾秩秩德音今則已矣臨奠莫及寓誠

一觴公有典刑公則不亡尚饗

祭張宣徽文元祐七年四月

嗚呼人生百年亦竟何有沒世昭昭是為不朽唯公之學包括古今發為文章光耀百尋忠誠所蘊見之大對仲舒據經賈生流涕豈徒言之亦既有行載翺載翔進參宰庭入則造膝嘉猷是進乃所自許致君堯舜既退雖勇惓惓不忘感激切直屢形奏章二聖臨御圖任唯舊謂宜耒思胡奪之壽天不憖遺哲人其逝梁木之摧

孰將安倚某昔者荷知最深違遠積年莫承教音今則已矣其恨何極辭以寓哀神庶昭格

祭趙端明文 禼

惟公以積學力行登進華要以宏才遠畧揚歷方面獷俗懷向王猷允塞方將贊舞干之美化隆戢兵之高致廣帝王好生之德永廟社無疆之休天胡不相亟奪其年志崇山丘遺恨何極某昔忝交承實敦契好聞訃之初王事靡盬逮遷官守遽閱時序弔賻之情闕然莫伸

緘辭寓誠神式鑒兹尚饗

祭衡嶽文

維紹聖四年歲次丁丑四月甲申朔十一日甲午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范某謹稽首上啓南嶽司天昭聖帝伏念臣幼承父訓長服朝紳從宦四十五年歷官三十一任每願竭忠而報國常思懲惡以安人然而賦性不明涉道未至智難周物事靡盡情長郡邑則慮刑罰過中居臺諫則恐議論失當備使寄則有按察

不明而吏民受弊尊帥權則有戰守寡謀而番漢罹殃
及遭遇於兩宮遂叨塵於三事再為真相各僅彌年然
而識昧幾微性資孱懦智及而仁不能守言出而躬不
逮行致君之效蔑聞及物之功蓋寡知難而退冒寵尚
優冐朝廷拔擢之私失士民期望之意德薄禄厚恩重
報輕積罪釁之浸深宜菑殃之併至今蒙削除禄秩投
竄遐方適當垂死之年無復全生之望雙瞳矇瞽百口
流離同氣阻急難之情病妻乖將養之便屯難已極憂

懼未涯非人事之可圖庶陰靈之或佑今者奔之貶所甫邇靈宫是敢直罄危誠仰干神造伏惟某神鎮奠南服司主離方分持造化之權平施善惡之報伏望察其素志原其本心無造作邪險之愆皆暗懦依違之咎特加矜宥少追譴誅儌軀早遂於生還病室速諧於痊愈兄弟獲會合之樂子孫享平泰之祥螻蟻之誠威靈是託

告家廟文

維紹聖四年歲次丁丑七月一日壬子嗣孫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四代尊靈伏念某前者受國大恩輔政無狀流殃存歿獲譴幽明令則從坐邦刑羞貽宗廟反身自咎泣血難追向以秩預三公享臻四代而復祭從先志月設常羞令則遠竄遐陬盡除真俸官無封爵迹比縲囚自令顯考顯妣不獲時祀謹自中元及將來冬至元正寒食四節唯享三代尚擬無田之薦聊伸追遠之誠所有祭器食品勉從簡儉難守故儀

月朔常羞亦不遑設止祭酒果香茶又念某年逾掛冠身罹篤疾莫獲朝衣而親事當傳嗣子以奉祠某止具野服使人扶持陪位伏望神靈降祐祖禰垂慈鑒此哀誠恕其往咎永保子孫之禄弗虧薦享之儀慙懼之誠啟處無地

祭王職方文

惟君奮身經術潛心政事美績休聲聞於已試屈貳邊藩民懷吏畏綱領衆務條目舉治歲方饑饉孳不遑瘁

救菑恤窮君實勞瘁憂職成疾逾日而逝仁者不壽天理曷恃郡失賢僚孰不揮涕旅櫬東還川陸迢遞酹觴告别痛徹肝肺魂兮有知鑒此誠意

墓誌銘

秘書丞許君墓誌銘

君諱渤字仲容其先許昌人也曾祖諱德恭終於華州蒲城主簿遂為蒲城人祖諱知邑父諱仁愿皆不仕君少沈悟慨然思自奮勵以起其家讀書業文不舍晝夜

天禧三年舉進士擢高第為原州軍事推官再調邠州
觀察推官移監鳳翔府太平宫歴興州軍事推官隴州
防禦判官權知天興縣又為潤州觀察推官凡五為從
事積十四考徒以無薦者不得遷而君益以剛介自守
亦不以人不已知為愠孔子所謂君子者乎其罷天興
也嘗退居終南山下葬其三世既而以林泉為樂者凡
五六年貧甚親友不堪其憂以義勸之遂強起官丹陽
時先文正自饒移潤遣君在幕中遂知其賢因暇日問

之曰以君文行之高何知者之少耶君對曰相知之道固未易也未嘗茍欲人知故人亦不知蓋聞君子病乎無能不知非所病也文正公愛重嗟歎之遂薦於朝改著作佐郎以不善史事求監鄧州商稅又移監西京稅遷秘書丞監嵩山崇福宮宮舊無監官文正公方在政府以君高介之節不可勞以俗務故特奏置監官以處君而與官者不合罷去監鄎城縣稅年六十八告老於朝得以本官致仕文正公解賜帶以贈之令僕射富公

亦遺錢十萬遂買山居於箕潁之間慶歷丁未歲七月一日以疾卒享年七十君疾中為文二篇以示子孫其大旨皆窮理盡性之言嗚呼死生且不能累君之心況名利邪娶武氏屯田員外郎驤之女治家有賢淑稱二男長曰惟忠以君致仕恩累官為德順軍判官後君若干年而亡次曰惟孝奉君之喪以某年某月日葬於潁陽縣醴泉鄉蓋祖里夫人武氏祔女一人適屯田員外郎薛仲恪孫男三人宗述宗逸宗遠孫女二人竝幼君

性高潔而尚仁恕平居不妄言笑尤精於鑒裁其為文章必本仁義而以教化為主有文集十卷注文中子三卷藏於家嘗以所業投富公公以為黜邪輔正宗立經術得孟韓之所存噫以富公之稱固可信其文矣以文正公之知固可信其行矣葬既有期惟孝持君之行狀泣來請銘予以先公所知義不可辭而為銘曰

學臻乎原仕恬其進世不我知樂以自信金玉其堅芝蘭其芳潛英隱華久而逦彰位不克顯道則有餘嗚呼

許君其君子儒

觀察支使劉君墓誌銘

君諱貽慶字天錫其先長安人曽王父諱著唐末避亂從家金陵至王父諱元載仕偽唐為刑部郎中開寳末江南平遂復歸京兆故令為京兆萬年人父諱溥雍熈二年登進士第任益州觀察推官李順之亂死於難太宗嘉之録其後賜君神童出身仍賜令名祥符中陝西轉運使句克儉表君為耀州叅軍以養親不就職後起

為同官縣主簿丁王父憂遂退居不樂仕進幾六年以季父之命彊起赴調為筠州司户亳州司法二掾歷海虢二州録事參軍遷武信軍節度推官移鳳翔府改静難軍觀察支使秩滿至京師感疾而歸以皇祐五年八月五日終於家享年六十有二君性厚重篤實居官以廉平得人心在武信聲績尤著罷官郡人多以金帛贐行君一無所受至有假以饋藥而遺金者君亦却之故當世賢公卿如天章沈公邈者十數人皆薦君於朝將

用是遷官而君抱疾歸矣嗚呼命矣夫娶東平呂氏大理寺丞臯之女有賢行後君六年而終子五人景早亡方光常棠皆應進士舉為鄉里善人女四人其二早亡一適文州録事參軍温宗顔一適清源王泰其子光將以熈寧二年二月六日葬君於萬年縣洪固鄉太王里夫人呂氏祔而以予先文正公守邠州君在幕中故求予銘銘曰

行信于鄉能施于官出處無憾惟德之完位不克顯命

也何言源深流長其在子孫

比部杜君夫人崔氏墓誌銘

尚書比部員外郎杜君名某之夫人崔氏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其子光州定城縣令儀之官舍熈寧二年四月某日比部君舉夫人之喪葬於某所將葬夫人之弟象之狀夫人之行以求予銘象之子之執友也故不得辭而銘之按崔氏之先出於齊丁公之後食采於崔因以為氏積二十八世而至漢東萊侯業又二十三世而

至後魏七兵尚書休休之弟宣遂分為大小二族大崔之裔至唐尤盛冠於諸姓又十二世至夫人之曾祖諱某為周兖州從事以慕容彥超之叛說以大義不聽而死周祖嘉之贈秘書監録一子官為殿直殿直諱某累贈某官生工部侍郎諱某以清德懿行顯於皇朝累贈工部尚書夫人即尚書之長女也少而賢惠為父母所鍾愛年十九尚書閱比部君有俊譽遂以歸之事舅姑至孝曲盡婦道皇姑福昌君以嚴嗃治内人不堪其勞

而夫人奉順益謹諸姑方年少頗加譖訴而夫人引咎不較及其出適必罄奩槖以資之有喪夫而歸者撫之彌厚福昌君感疾累年手足不能自舉飲食盥櫛皆俾夫人為之而未嘗有倦色及居喪哀毁動人有古孝婦之風歲時祭祀必親具薦羞極於精潔平居好讀經史佛書既曉其義亦必終身行之復間為歌詩皆有清思善教諸子而均其撫養人莫知其有嫡庶焉以比部君登朝封萬年縣君改封壽安晩年又以季妹為相國韓

公元妃恩加冠帔時内外姻族多以華侈相尚獨夫人布素自若左右或羞之夫人曰婦人之服當視夫之爵秩豈宜過奢自取失禮邪既寢疾謂諸子曰吾其終乎吾所遺汝曹者清白孝謹而已無他物也斂送之具悉使預備遂瞑目誦佛而逝享年七十有二嗚呼㓜為淑女長為賢婦其老也能盡為母之道其終也能順性命之理可謂德之全而人之難矣子八人長曰偉池州軍事判官次即儀也皆廉直有吏能次僎試將作監主簿

次伾早卒次偕任偓佺皆業文未仕女三人長適内殿承制張瑛次適大理評事張及孫次適應茂材異等科張續諸孫及曾孫十人銘曰

夫人之德生與性俱孝于家庭以及舅姑古人之難我獨有餘積善之報福慶以隆壽天令子順理而終納銘于壙以告無窮

許駕部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懷州河内人尚書職方員外郎贈兵部侍

郎諱某之子尚書兵部員外郎直昭文館同脩起居注贈刑部侍郎諱某之孫曾髙而上世系所出我先君文正公銘刑部公墓載之詳矣君以兵部公廕補試將作監主簿調潤州司法參軍用部使者薦監婺州商税丁兵部公憂起為趙州軍事推官遷大理寺丞知大名府朝城縣事改某官徙滄州鹽山提舉滄濵棣州鹽税遷某官又徙成都府郫縣遷比部員外郎以帥漕交薦就知眉州事遷駕部員外郎秩滿通判成都府以熈寧七

年某月某日終於官享年六十有一君為人剛毅明恕事親至孝樂善好施仁於宗族初仕在潤州已能守法不阿轉運使杜杞奇之委兼他局至十數事益精婺州市征課久不登君主之逾年增課二千萬嘗攝東陽令民以明鑑目君其居喪雖貧甚非善人之賻皆避而不受在趙州有譖其守將於上官者君力為之辨不以僚吏自嫌事因得解時人高其義安撫舊不薦部吏呂溱在鎮陽以君有奇才特薦之自此安撫使始得舉吏嘗

建議廣某州南關城後數年朝廷卒用君言有部使者干君以私君守正不納使者雖怒而君清約無玷終不能害朝城民喜為盜由君善治而俗為之變邑之徭役素重且不均君為節省而均之民得以安時議廢清平縣唯君議不當廢丞相文潞公為尹喜君公正以國士待之其治臨山五年課增至萬萬邑屢逢河菑民逋租田課積及千萬久皆流亡責及齊人君上疏極論其事詔為蠲免綦汲河決君築隄五十九里以障水患復鹽

竈稅七百萬民田稅二百三十萬時滄州治州城科邑民輸大木君白俾民改輸錢而官為市木省民費八千萬至於民閒婚姻疾病皆為立聘幣之數醫藥之法州將李壽朋聞而歎曰茲古人之政也鄆人侈於遊觀君至教以節用而亦不廢其俗朝廷遣使講募役之法君具以民之所欲為陳之忤使者遂劾奏君而君處已自若朝廷亦不之罪在眉二年宣行詔令皆能體公上之意而民獨晏如建二堂繪兩漢循吏及歷代勸學之臣

以為長人者之規昔兵部嘗從事於眉有德於其人及君去眉民遂畫君父子像而祠之及殁成都尹趙公抃尤深嗟惜為之厚加賻贈君事上恭而不阿御下嚴而不苛事有利於人雖難必為於其私雖小必慎當世名公鉅儒多喜其為人而薦之於朝其所至必興庠序之教而其考課皆為第一然其位不大顯亦命矣夫著治縣録五卷藏於家凡四娶元配德昭縣君梁氏丞相適之猶子繼室延慶縣君趙氏仁壽縣君龐氏福昌縣君

滕氏七子長貢嘉祐六年登進士第方爲秀州推官知蘇州崑山縣丞次鼎早卒奉世咸損震巽皆舉進士六女其三適進士高徽鮑湜孫珏其一早亡二人在室七孫秉均秉文秉璋秉仁秉德秉禮秉彝諸孤將以熙寧八年七月某日奉君之喪葬於兵部公之墓次求銘於予予以先君文正公與兵部公皆祥符八年進士少兄事君又君之在郫及還眉守時予方使蜀知君始終爲詳不可不銘銘曰

顯允許君良吏之師神明其政父母其慈歴官七邦吏肅民嬉爵不充德善人之咨慶貽後昆在理則宜太行之趾洪河之湄君之安宅萬年於兹陵谷有遷君名永垂

李水部墓誌銘

君諱庠字彭年唐郇王某之裔今為京兆萬年人曽祖兵部郎中贈左諫議大夫諱某祖右諫議大夫贈司空諱某考右諫議贈兵部尚書諱某君天聖六年用尚書

蔭補郊社齋郎為萬年主簿棄官就養起為耀州觀察推官丁尚書憂終喪為保平軍節度推官以母喪去職授洋州觀察推官稱疾不行鄭文肅公戩帥河東辟掌機事隨府罷改大理丞知藍田縣事又從涇原帥王公素之辟遷太平中舍久之分司西京用大臣薦起監鳳翔府上清太平宮遷殿中丞賜五品服加國子博士遷水部員外郎會給事中王公舉充經畧環慶復奏典軍機三辭不得免熈寧二年遂致仕以歸九年正月以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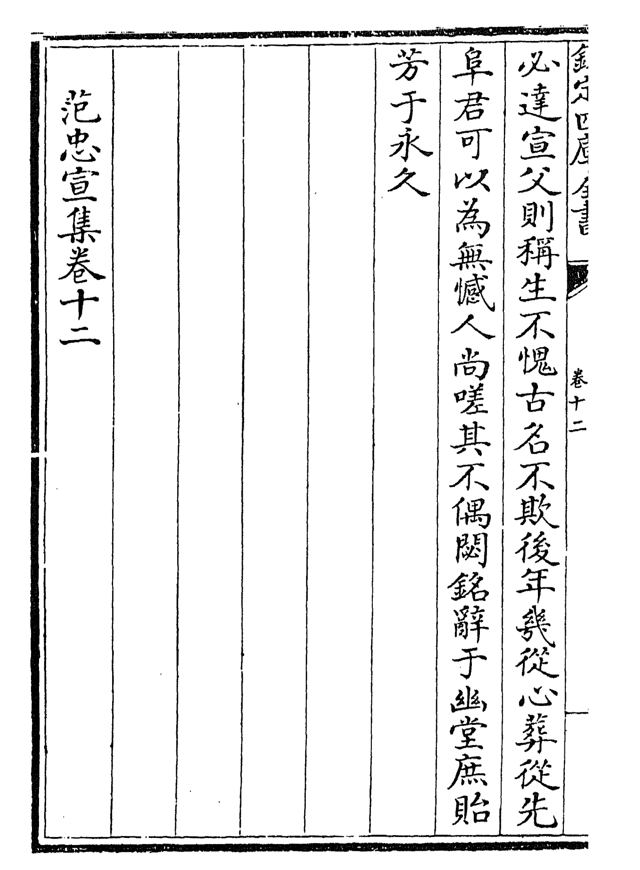
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五君天資忠厚非仁義罕言既言必思行之平居不妄喜慍對妻子常若賓客善睦族與從父昆弟居人不知其非同産也家用有常節唯厚於賓客而勇於周急待朋友以信義歿為營葬及畢其孤之嫁娶者甚衆故君之捐館友人多為之制服其處鄉里士子信而師之小人悅而化之尤長於吏事尚書在真定有疑獄試以語君君一言遂決尚書之令名君有助焉初佐萬年為政必務窒訟之原性恬於名利不喜

仕進第以知己感激故三就戎幕時之賢公鉅儒多力薦之如相國韓公琦樞密使田公況章皆屢上嘗召試學士院而君辭不就趙元昊反君為西兵賦陳古今禦戎之策甚備鄭文肅公以聞仁宗嘉納之在河東白分諸將占地總兵使應機制敵各專其責籍戍兵以時更代人皆便之時錢法驟變市絶交易兵民數千喧訴於府府門閉不納兇勃者將倡以為亂君遽白尹曰衆怨難遏抑之懼生變請召而面諭所以尹從之衆遂退城

中賴以安涇原歲饑主計者以乏軍儲不蠲民租守將爭不能得君請減邊兵就食内地租遂得蠲人服其通太平宫官號閒散而君恪職無倦曰不然何以醻俸廩耶時方饑省官之冗費以濟貧人所活甚衆環慶羌衆逼境四路都帥遣使促本道兵擊賊君請堅壁清野以困之可不煩興師帥用君言賊果去常賚諸帥宜嚴侵掠之禁薄俘馘之賞以絶貪功致寇之患且曰使夸狄之人知天子仁愛之恩則心皆柔服其酋安能獨爲亂

哉此孟子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者也故所至封守為寧嗚呼惜其志不大用於時戎夏不皆被澤也娶王氏太尉文正公之孫封萬年縣君先君若干年而亡其子壽高陵縣主簿一女適進士翟彦通壽將以其年夏四月葬君於萬年縣洪固鄉少陵原尚書之墓次以予與君為友壻知君為深俾為之銘義不得辭銘曰

道足乎已仕不必顯行信於人唯言之踐彭年之德化自閨閫閭里所資仁規義準三佐邊幕夸漢為寧冢邦



必達宣父則稱生不愧古名不欺後年幾從心葬從先
阜君可以為無憾人尚嗟其不偶閟銘辭于幽堂庶貽
芳于永久

范忠宣集卷十二

范忠宣集卷十三

宋　范純仁　撰

墓誌銘

范府君墓誌銘

君諱純誠字子明汝南范文正公族兄之子也五世祖唐麗水縣丞諱隋之子曰太保諱夢齡即文正公之曾祖也太保公有子五人第三子曰杭州餘杭令諱光謨生同州朝邑尉諱墳朝邑府君生蘇州長洲縣尉諱鈞

即君之考也君九歲而孤事太夫人孫氏居於河南偃師縣孝謹俊辯有成人之風文正公見而奇之未冠丁太夫人憂其弟純昵方在童幼君撫育勞瘁情均怙恃皆嗟其友愛文正公自西帥贊機務道由偃師遂擕而教養之及長才性通敏勤於文史奏補太廟齋郎為娶同年兵部郎中朱公實之女孫為婦留居左右皇祐二年文正公置義田於蘇州以贍族人因謂君曰非汝莫辦吾事乃奏以為長洲縣尉俾立規法以貽永久長洲

先有羣盜名聞於朝君至獲其黨有脅從者輒釋之故
賞典弗及曰殺人遷官非吾心也嘉祐初大旱請通烏
溪水東流以溉民田至今人以為利上官才之用三司
薦監衡州茭源銀場惠工整弊歲課增羨以某年月日
卒於官臨終神意不亂享年三十有四子三人時尚幼
曰正倫正辭正邦朱夫人護其喪北歸守義訓子今皆
有文而舉進士君為人慷慨多能曉達吏治善睦宗族
尤好賙人之急以此所至有稱而鄉黨宗族多愛信之

然其享年不永不克有施於世正倫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河南縣萬安山文正公墓之北而文正公嗣子某銘其壙曰

士會之後我祖相唐麗水四世文正乃昌振振癸源惠于孩提教誨飲食文正之慈既仕而才將翼吾宗未究所藴甫壯而終有源者流有本者繁不享于躬其在後昆

蔡贊善墓誌銘

君諱漸字進之仁宗朝參知政事文忠公之猶子也其先世系昔我先君文正公誌文忠公之墓詳矣君之曽祖諱某贈太傅祖諱某贈太師中書令父諱某以君伯仲登朝累贈太常少卿君用文忠公蔭補守秘書省校書郎五遷至太子右贊善大夫初監兗州稅丁母于夫人憂服除監鄆州鹽稅歷瀛州監酒開封府長葛縣稅知婺州金華縣事君廉平有守臨事不為苟簡故所至有能聲雖當煩劇嘗裕如也上官髙其才事多倚辦婺

治金華而為劇邑君能發姦撫弱豪猾屏息初至獄有數歲不決者君立為辨明邑以大治嘉祐二年大水浸州城君身率夫工晝夜保護城得以完未幾得疾即棄官求醫至錢塘而卒享年三十有九君事親至孝尚義好施與人交久而益親娶李氏後君二十四年卒一男諲舉進士一女適奉議郎知青州博興縣事裴綸其子將舉君與夫人之喪葬於潁昌府陽翟縣某鄉某里文忠公之墓次裴君求銘於余而為之銘曰

維門之慶維才之令亦施有政所禀則厚所有則富不畀之壽箕山之原葬從其先以歸其全

朝請大夫宋君墓誌銘

公諱道字叔達其先館陶人後遷京兆復從河南令為河南人曾祖諱溫故任左補闕贈工部尚書祖諱泌任起居郎直昭文館越王府記室參軍贈光禄卿父諱緯任殿中丞通判撫州贈尚書右僕射公少孤事母彭城郡太君及兄大監以孝弟聞而力學自立應韜畧詔中

選補郊社齋郎調興州順政縣主簿旋登進士甲科為益州節度推官與弟迪同榜大監公題其學室曰雙桂堂累遷祕書省著作郎句當御厨改殿中丞丁内艱服除監楚州鹽城縣都鹽倉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原州改都官英宗登極遷職方賜五品服轉屯田郎中以勞降州上即位改都官郎中同提舉三門白波輦運就差都大管勾廣濟河句催輦運改司封郎中提點福建路刑獄公事歷知晉邠二州以大監公捐館於洛迪

坐三司火免官手足憂患不欲遠適請官京西以便其私除都大提舉三門白波輦運入為開封府推官求補外再除三門又請提舉鳳翔府太平宫起知同州會改官制為朝請大夫以年髙倦於民政遂請閒職得提舉西京崇福宫元豐六年五月丁酉終於洛之歸仁坊私第享年七十公性寛厚篤於慈愛仲兄早世養其孤如已子居官簡嚴職務皆有條理恕於用刑故所至人樂其政去而思之在益州攝犀浦令民有訴其子之不逞

者使其父先咎之苦楚已至然後懲以輕法其子遂改過盡孝父語人曰吾有此子者宋君之賜也在鹽城詳究鹽法利病歲課增損指其姦弊為鹽政要録一篇上之三司多行其說時包孝肅公方主計舉公糴麥於太倉纔一月登三十萬斛有詔褒之公嘗上五事一曰遣使觀風俗以察守令能否二曰復武臣提點刑獄以觀人才且使舉其類三曰復茶法以資國財四曰責官吏恤民憂以固邦本五曰增置沿邉弓箭手以省戍兵事

多施行公在原州及歸朝凡五上言請倣古民兵之法籍緼丁𨰲其稅無費縣官而習山川之便可得戰士二十萬至英宗朝遣使陜西籍民為義勇畧如公策焉又上言屬羌酋長久不補漢官部族滋多而統領者心不一倉卒恐為賊用詔公與經畧使議其事凡公所建置皆從之又州城近賊境而處備巨弛及密分樓櫓所占而籍居人之附近者十家為保平時則主火備有寇則使登城以守民亦未嘗知也公自仁宗時迄上登極屢

言邊事會朝廷輔臣宣撫陜西謀取朔方故地迺詔公登對將使赴宣撫司議事及上問西事公曰師出倉卒非萬全計遂罷公行公在福建福之民林氏自刃死吏疑其妹殺之已誣服將寘極法公面伸其枉而釋之治獄者皆抵罪衆服公之明在邠遇歲饑有司發倉粟賑民而拘以常數公請計口給食不當為限朝廷從之所活者甚衆在同會出師西討調發嚴急公夙夜盡瘁事無愆期而不笞一人時民憚隨軍輸糧雖直十倍無肯

行者公下令聽以一畜代一夫人皆便之既行諸郡多如公法同卒有戍邊而逃歸者伏不敢出或聚而為盜民不安其居公親出城遣其父母妻子招之使復其舊旬浹間得四百餘人以其事上聞於是詔諸郡皆如同州一路迺安公晩居洛陽與名公賢士大夫遊善為歌詩玩釋老書其燕居泊如也夫人李氏封福昌縣君子四人長曰子開早卒次曰子直舉進士次曰子明虢州司理參軍次曰子堅真定府法曹參軍孫三人元亨郊

社齋郎次曰元才元衡孫女二人諸孤將以其年七月壬申葬公於開封府管城縣敦義鄉大吴里僕射公之塋以余忝公葭莩之末述其事來請銘其墓銘曰
陟位以才避劇以年壽終於鄉葬則從先有子有孫公美具焉刻銘幽堂以永其傳

朝散大夫謝公墓誌銘

公諱景初字師厚謝氏本姜姓世為陽夏人其子孫顯於江左公之先出於江左之謝十世祖賓始居河南緱

氏六世祖希圖因官家吳越葬錢塘遂為錢塘人自君之考陽夏公始葬鄧令為鄧人曾祖諱崇禮泰寧軍節度掌書記贈尚書禮部郎祖諱濤太子賔客陳留公贈禮部尚書陽夏公諱絳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贈司徒公以陳留公廕為太廟齋郎再除試將作監主簿陳留公遺表恩為守主簿初監蘇州茶鹽務不赴簽書武勝軍節度判官公事中進士甲科遷大理評事知越州餘姚縣九遷至司封郎中歷通判秀州汾州唐州海州湖

北轉運判官成都府路提點刑獄為怨者所誣坐免司
封都官郎中又坐舉官免屯田郎中復除職方員外郎
以病求分司西京權通判許州不赴改權通判襄州復
屯田郎中會改官制遷朝散大夫以卒累勲上柱國公
少奇俊七歲能屬文十三從師受禮通其義講解無滯
陳留公語夏陽公曰此兒必大吾門時夏陽公通判河
南歐陽文忠公梅聖俞見公所為文相顧而驚持以示
留守錢文僖公文僖公歎曰真奇童也十六遊京師赫

然有聲羣公共稱之翰林學士胥公偃一見公異之許妻以女丁陽夏公憂陽夏公賙急宗族之無依者幾百口及捐館家無貲公撫給孤遺如陽夏公之存有田在蘇杭歲入千斛悉留以給宗族之在南者在武勝時賊張海擾京西屢敗縣邑而州無城與兵州官或稱疾避事或疲老去郡公兼衆職不勞而治是時朝廷憂賊使者旁午號令肆出人益勞擾公上書乞擇用守令精選使人寛脅從以購首惡皆中時病朝廷始建北京公作

魏誥以獻士大夫爭傳寫李邯鄲公以文名天下深稱重之公登科時宋元獻公較殿試尚以不得寘公第一為恨餘姚濵海民喜盜煑鹽利厚而法不能禁公明立約束刑不加肅而民自戢鹽課羨於常歲又為塘岸以禦潮漲之患民得安居是時荆公王介甫宰明之鄞縣知樞密院韓玉汝宰杭之錢塘公弟師直宰越之會稽環吳越之境皆以此四邑為法處士孫侔為文以紀之浙東和糴之法官以錢與茶易民芻糧民既輸而有司

虐下不畀其直民以為病公在邠州上疏極言其弊至海州毀淫祠三百餘所時州郡敢輒羈置罪人公上言乞加禁止於法當坐者亦限以歲年而釋之又言郡接京東多寇攘而海路通夸貊宜增戍兵以戒不虞治平中京師大水朝廷求直言公上章極言得失其辭見於文集公在湖北吏有以公田租勞人致於他郡而求善價者法雖無禁公移文喻之以革其心因請立以為法每歲五月下詔恤刑獨不及轉運司公以職兼刑賞乞

預賜詔熙寧初河北大水公上疏言菑異之所致且緩郊禮大忤建議者蜀以遠方凡大獄之疑者皆鈐轄司專決公數上言此當奏讞於朝非臣下可專朝廷遂立以為天下法是歲劍門減配隸出關罪人之半鈐轄司措置邊事多不關提刑司公亦論正之永康軍嘉州連接蠻徼公請舉擇守臣成都路公田有無不均公請均之以息貪競朝廷從之屬縣尉佐有皆以入貲流外得官者不能為政公因奏請縣唯許注流外若入貲官一

員初行苗役之法且擢屬邑宰為之使而專其事公上
言遠人樂安靜願罷使勿遣及使至公諳其為人因裁
抑其過當使者遂怨公誣公燕飲事上之執政乃公向
所忤者因入其言將置詔獄公恥於對吏乃自引咎及
坐免公逍遥里中杜門讀書未嘗以譴謫為戚築室郊
外時遊息其中每歎曰詎知昨非而今是乎昨是而今
非乎因自號令是翁為堂曰三疾曰我亦古之遺民也
參知政事元厚之與近臣十人雪公罪於朝馮當世守

成都還知樞密院又訟公寃及除襄州公不得已之官多以病卧家大水州城幾没公歎曰民如此我何病乎力疾以出築堤捍水城卒獲完公既少有才名天下皆聞風企服而性剛直不與俯仰遇事明鋭勇於敢為奬善嫉惡出於天資於書無所不該詳練本朝典故宋次道最為博洽每歎以為弗如為文簡重雄深出言落筆皆有章采若不經思而人莫可及尤喜為詩梅聖俞與公少長相陪而為酬唱之友晏元獻公杜正獻公先君

文正公皆器待之與之議論不敢以年少之公與人交始終不渝窮悴者顧之益勤雖貴顯至於是非不少借也與歐陽文忠公劉原甫尤相善參知政事胡武平最重之屢薦於朝士人多從學公教人以明義理為本而重尚氣節不妄許與故特立寡合平居罕笑語夫婦相待如賓幼喪母真定郡夏侯太君事繼母丹陽郡高太君至孝與兄弟深相友愛上之登極當遣子進奉而例得補官公舍子而畀甥李掖公自襄還鄧屬疾即戒左

右治後事而妻子不知自疾至終語言情思如平常實元豐七年四月乙酉享年六十有五妻蘭陽縣君胥氏翰林之女子四人忱知海州懷仁縣愔郢州長壽主簿悰蔡州汝陽主簿悱假承務郎女四人長早夭次適湖州烏程主簿胥茂諶次適宣德郎黄庭堅皆先公而亡幼未嫁孫四人元曾基一未名孫女七人有文集五十卷諸孤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於鄧州穰縣五龍山陽夏公之墓次使以狀來請銘銘曰

申邑于謝氏自南國以及于公世有顯德英才異稟敏學博聞百代典制心羅口陳爰自宰邑以暨出使落落任職坦坦由義衆所畏縮公勇無難卒困于仇公則不患公之所有百未一試齋蘊而終志士揮涕葬於穰郊陽夏是從刻辭幽窆以諗無窮

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林侯墓誌銘

侯諱廣字公遠其先莒人後徙莱州之膠水遂為膠水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皆不仕父某終龍衛副指揮使以

侯貴贈左領軍衛大將軍侯少以材勇隸捧日軍擢補殿前指揮使爲再任行門治平三年英宗臨軒閱試武士以挽彊授內殿崇班充秦鳳路教押軍隊從環慶路經畧使蔡公挺奏充管勾東路都巡檢司軍馬西賊大舉寇邊侯駐大順城諒祚率精銳攻城侯開門逆戰伏弩中諒祚歸未及其國而死以功遷內殿承制四年今天子即位以恩遷供備庫副使是冬率兵破華陽寨熙寧元年從北路巡檢使三年夏賊寇荔原堡李信戰不

利本道命俟將兵深入𥁞制賊勢遂破十二盤多娘大
原詐娘四寨遷西京左藏庫副使開洶卬州賊堡兵數
萬來侵俟率所部奮擊斬獲甚衆遷左藏庫副使七月
攻白豹城賊敗不敢守遁去又與大順荔原兵各取便
道入賊境兩軍失期不會俟以孤軍深入遇賊數千人
戰敗之因擊至金湯城又大破走之因毀其城壘引兵
歸夜過洛河有賊來襲俟揚聲令軍中選彊弩數百列
岸側待賊賊實卷甲疾行賊聞疑不敢渡是月以兵護監

軍行邊至懷安鎮還將及烏雞川遽率衆由間道草山行道遇屬羌以路險遠告侯不聽衆莫測其意後果聞賊伏烏雞川及聞侯已由他道還遂引去而屬羌来告者葢亦賊諜也軍吏皆恱服賊既不得侯乃益兵攻柔遠初柔遠外城處屬羌賊攻外城急屬羌夜以老幼求入保内城諸將議屬羌反覆不可信勿納之虞有他變侯曰屬羌為我藩籬久矣乃吾民也今有急棄而不恤後且不復為我用矣遂納之卒無他虞賊初圍城侯預

戒守者不得輕動雖火城中無輒擾已而果有諜發火於蒿塲城中寂然賊計遂不得行翌日賊至馬平川大持攻具来攻城衆恟懼侯被甲引兵開它門示將出奪其馬賊去城救馬侯復入遂得益脩守備因募屬羌敢死者夜縋城下潛攻賊營賊數不利迺引去遷禮賓使韓丞相宣撫陝西奏充環慶路將領駐慶州邠寧土番兵據慶州北城以叛侯守南城自樓上望賊衆進退遲疑有悔亂者侯乃身開城出賊後諭其衆以逆順衆多

侯之舊卒皆投兵爭聽命於是已有亂兵三百餘人出城去侯因謂曰亂者遯矣爾曹本非同惡且事我久能聽我不唯得活遂各有功不然死無救請先殺我因披腹示之衆感侯誠皆泣涕羅拜曰唯公令侯收集得百餘人入其營坐軍校廳事激厲約束授以兵器令反攻城下兵城下兵潰擒戮皆盡北城遂平亂兵三百餘人既前走侯復領兵追至石門山與賊遇未及擊侯語賊曰速降尚可全賊不聽方夜侯先約兩將扼其走路侯

自後縱兵擊之賊廹遽方詣兩將降至謂曰爾不從吾言令窘急就死非降也俘至朝天驛一夕皆斬之遷崇儀使五年改六宅使六年詔乘驛詣闕既對上語曰金湯石門卿功為多所以慰奬之甚厚還任未幾陞本路兵馬鈐轄移鄜延路環慶經畧使楚公表請留之七年詔以本道兵二千五百人策應熙河攻踏白城斬首五百餘級遷皇城使果州刺史攻討洮州番賊斬首三百餘級加帶御器械擢發遣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會伐

交趾侯再表乞自効有旨令侯詣闕上諭曰南方卑濕聞卿數苦足疾且西邊開拓不可乏人侯不敢復請時僕經畧環慶奏乞還侯元豐元年詔以侯再任就除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刺史邊臣有言昔年劉平因救鄰道戰歿自今宜罷鄰路兵相應援侯以謂諸路同力蓋國家制賊之長計苟賊併兵寇一路而鄰道不救雖古名將亦無能為也平之陷賊非援救之罪也乃抗章力言卒得不廢二年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四

年遷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先是瀘南蠻寇邊殺戎瀘將王宣等朝廷命涇原總管韓存寶討之既而存寶以逗撓不進誅詔侯詰軍代之侯至乃請兵三萬合二十將為前後軍又以壯怯分人材為三等日遣諸將分營隸習擊牛享軍士皆樂戰威聲大振初蠻酋乞弟世為歸徠州刺史及叛天子赫然欲必致之侯遣人至賊所諭禍福及求前王宣時所亡卒賊懼歸陷卒七人送書乞降而身不至侯乃決策深入於是厚齎金帛行間西

南番離其支黨使相捕擊未幾舊管諸夸長寧隴例清州及生夸思峩晏州等族皆内屬冬十月大軍啓行陳師徒於瀘江之湄侯率將吏東鄉再拜誓以滅賊報國衆皆感激爭奮既行以所降夸人渠帥及其質子皆在軍復令其次諸酋各占所居地防援餉道諸夸畏恐不敢輒息以是入夸境雖險遠而無冦鈔之患始軍有三道可進自納溪移勞口至江門則近而險自寧遠至樂共壩則回遠而夸平賊意官軍必出江門盛兵拒險而

大軍實趨樂共賊兵不能支賊皆遁逃俟乃分兵繞行席帽溪掩江門後破賊隘降其斗鐵姓始其亦竝部於是江門樂共兩道水陸運通糧饋不絶王師次落介綱山西南番酋帥率其部族降者相繼落始兆山河徐池部相率守三隘以拒官軍俟遣將攻之力戰未克俟從亦進軍中有呼都使来士卒皆殊死鬬又分兵出賊背賊驚三隘不守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十二月王師次落婆遠乞弟遣人詣軍門貢馬請命明日乞弟擁千餘

人稱降俟從十餘卒出軍壘以待之乞弟猶豫不肯前俟度其僞即發伏擊之賊奔潰斬乞弟弟叔酋豪二十八人首三百級獲馬及鎧仗甚衆餘黨散走縱兵追擊抵歸徠州擣其巢穴窮盡賊境遂班師於是築樂共江門大洲鎮溪梅嶺五城寨降附生夸三萬餘人其旁近諸蠻後蕃羅氏鬼主鋪永西南石門君長等皆願輸貢職捷書聞天子嘉其功在道遷馬軍都虞候衛州防禦使又詔速上將功狀會西邊用兵俟復上章請覲面陳

方畧詔許之既至天子遣使者就第撫問及入見深言
邊防利害及攻守之策上皆嘉納於是環慶方宿重兵
即遣侯舊任行至閿鄉以疾終於驛舍享年四十八上
聞訃惻然遣中貴人往護喪事其孤以某年某月某日
葬侯河南府河南縣北邙山宣武村之原夫人曹氏德
陽縣君生子三人琬琰琪皆三班奉職女一人早亡孫
一人舜卿尚幼侯少慷慨有大志初不知書年過三十
方從儒生文士諮所宜學遂通左氏春秋能臧否古今

將帥用兵成敗得失為將持重長於料敵善御衆士卒樂為其用凡軍中之事必與衆共議而取其長聽受不疑及成功則推以歸之故雖文士亦樂與俟共事而為之謀還自瀘南以不能獲元惡即上表待罪及陛見復面陳奉使無狀不能副朝廷興師伐罪之意唯上稟宸算下資衆力故得不致敗事其言嘗閱存實之難而未嘗及其失士大夫以此多之嘗撰陣法其變易分合疾速周密邊地或推行焉又為隊號法每於行師各於衣

幟人自為別置陣之際行列速就又撰行軍約束百餘條皆列上之輕財樂施徇公寡私臨終猶以不死於邊陲為恨僕帥環慶侯為副僕嘗以其能薦於朝今其孤以銘文見屬故不得辭銘曰

將以武用難乎知權有謀有勇其材為全桓桓林侯奮迹自邊握兵制敵圖勝於先獠夸叛吏大將無功命侯往伐取彼頑兇近帥瀘江萬里折衝鋤逆撫順皇威以隆仗節西馳亟以疾萎天子隱悼多士嗟咨邛山之原

維侯之墓納銘幽宮以諗終古

范忠宣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范忠宣集卷十四　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王增闓

范忠宣集卷十四

宋 范純仁 撰

墓誌銘

朝議大夫王公墓誌銘

元豐七年八月九日朝議大夫致仕王公以疾終於西都某里之第享年七十有八其孫將以十月十九日奉公之喪歸葬於河南府河清縣上店里之原祔先塋也以門人所狀公之行事來請銘於子予與公游既久知

公為詳義不得辭遂銘其墓且以寓其哀焉公之先蓋
京兆萬年人後家於果州至公皇考尚書公始家河南
没遂葬焉有歐陽文忠公銘其墓河南尹公師魯為之
碣紀其世緒官諱甚詳此不復書公諱尚恭字安之少
力學與弟尚喆偕游庠序喜親賢士大夫故歐陽公書
尚書誌曰二子學於予較藝嘗為諸生先而稱公為尤
謹飭溫溫有儒者儀法則歐陽公知公為先矣景祐元
年兄弟同登進士科公調慶成軍判官軍守多不法公

以言不見聽求攝他州官以避之終不言其情知公者
舉監鳳翔府酒税父喪去職終制以判優遷袁州判官
舉監解州鹽池兼知解縣先文正公在政府公上書言
宜選將帥而委以不疑責大功赦小過以激其忠義節
寺觀土木之費損大臣郊祀之賞以寛國用精擇守令
以厚風化之本久任外計使究財貨之原取士推大公
而簡防禁官先才行而後常流委長吏徹冗員以省事
減巡檢增弓手以禁盗先文正公是其言時西陲用兵

使領皆一時名公文章論薦改著作佐郎知陜州芮城
縣孫威敏公經畧環慶辟掌機宜深相任信慶歴八年
夏賊元昊為子寗令哥所弑國人誅之立其幼子諒祚
而來告哀謂孫公曰元昊負恩屢挫官軍忠臣義士痛
心頓足未能擒戮今父子相殘而立其幼殆天亡賊也
因請未賜王爵止授以節帥之名擇其彊臣寵以高官
使分其權復以厚賞招致近邊豪酋漸漸收其用以壯
吾籓籬則西陲可久安不然後難制也孫公竒其言為

奏上之其深謀密畫多此類也時天下稱孫公為良帥公有助焉後帥杜公杞患屬羌支離為西賊所攻不能相救公請密諭屬羌之酋比族結互為應援每賊至則舉烽擊鼓少壯畢集無敢後者自此屬羌安於耕稼賊不能擾因得諸族所居險易山川道路兵賦彊弱之實圖以上之仁皇嘉其策命諸路兵賦傳以為法至張康節公為帥有承受公事中人者口傳上旨自令預聞經畧司機事公謂張公曰其言無詔書且宜覆奏況中人

預機事則帥權奪矣張公遂以聞上中人坐奪官而罷後公還朝被命押伴夏國使而使者求市史傳及佛經公以史有東晉元魏閒事不可示夸狄止與佛書而歸權通判寧州移知開封府陽武縣時包孝肅公為尹愛公才明邑人有訟事於府者包公曰既經王宰決矣何用復訴也嘉祐中朝廷選能吏分行諸道訪民疾苦而蠲之曰寬卹民力公當使環慶乃究悉其利病數十事上之邊民至今為便歸以太夫人年高不欲遠官求知

河南府司録又知緱氏縣磨勘西京脩内司歴兼判西京勾院同判西京國子監丁毋憂服除再判監管勾西京崇福宫自著作佐郎九遷太常少卿遂得謝事遇更官制改朝議大夫勲至護軍封太原縣開國子食邑户六百賜服三品公天性愷悌襟抱開朗居官有風力遇事必務當理不為茍且善與人交同僚嘗有不幸者公周其後嫁其孤女恩逾至親蔭補疎屬而舍其孫事親至孝雖假禄就養不復有榮進意每承順顔色唯恐不

及至博塞戲玩之具悉陳於前遇歲時節臘必大會内外親族躬率兒女奉觴為壽歌舞嬉戲以為親歡如此不去歸鄉里者幾三十年士論雖惜公早閒而公彌以為樂至終養而公已老矣所居雖庳陋而掃洒清潔疎竹幽花列植前後與鄉里高人賢士文酒相娛故韓國公令潞國文公留守丞相韓公高年者為耆英會圖其像而賦詩者凡十二人公居第四且命公書其詩於石筆力精健過於壯年平生有詩千首文士多愛重之娶

郭氏追封永寧縣君繼室席氏封福昌縣君一男純河東節度推官知孟州録事參軍五女長適知秦州隴城縣事張景觀次適永興軍節度推官劉唐陸次適權夔州路提刑楊畏次適進士尹煥次適進士席嶶皆先公而卒一孫曰康公銘曰

京兆之王遷蜀六世尚書還洛公克顯嗣伯仲爭奮力取名第彬彬其文矯矯其能畤方顲俊彙拔而升自幕祖邑藹然才稱書陳政要謀參帥閫將相之事列如繩

準命不我與弗究其藴便局屢請官閒志伸不以萬鍾易吾安親孝養克終感通神人交必賢豪姻則令族貴亞九卿備享五福葬從其先公願斯足

承議郎充秘閣校理張君墓誌銘

君諱公裕字益孺其先出於漢張留侯六世孫廣陵太守某其後子孫有居犍為者至公之六代祖葬江原今遂為蜀之江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潛德不仕父諱某以學行著於鄉里嘉祐中舉遺逸不起就拜試將作

監主簿由君通籍拜太子中允而終贈太常博士母羅氏封靖安縣君公生而秀異幼喜讀書不好戲弄成童已曉經義善講解老先生宿儒莫能過也皇祐中應進士舉於京師時國子生多四方豪俊以聲名相高及較藝公為第一士大夫皆驚歎焉俄中甲科為戎州軍事推官戎僰近蠻素無儒生公請興學校立生員躬自教率後遂繼有登詞科者再調忠武軍節度掌書記居賈文元公幕中盡心舉職無少顧避郡政為之清肅部使

而下薦其才者二十餘人改太子中允知定州唐縣張康節公鎮許昌精選賓佐辟簽書中武軍節度判官公事相國韓魏公薦公可任文館時英宗面命輔弼選求賢才二府擇二十人上之上親取十人公預其選充秘閣校理丁母憂服除同知太常禮院會議親王襲封公與翰林司馬公君實范公景仁協其議忤執政二公罰金而公坐免一官改判吏部南曹有選人與吏同為欺以應格者公察知其罪置於理而執政有右選人者遂

罷公南曹復知禮院中書建議尊僖廟為始祖公獨請尊藝祖據經折理而為之議凡萬餘言上不之從公亦不敢安其職矣時文潞公掌樞密欲辟公為掾屬公辭曰親老矣願求鄉官以就養潞公嘉之因丐便郡得請知嘉州遷太常博士移郡學就爽塏而新之學子便焉又請傍青衣山浚江故道以泄水患監司沮格其議後江漲果壅流入城害居民識者服公先見焉益州帥欲發民開犍為之沐川以便蠻人輸馬之路公曰蠻乃南

詔遺種曰欲窺吾疆陲以山川之阻而不能踰也今奈何通之以啟其心耶朝廷聞而罷之以父喪去職公時年將耳順因哀毁致疾服除請閒官就醫授管勾成都府玉局觀賜五品服會改官制為承議郎元豐六年五月一日終於官享年六十一交舊聞訃皆悲其未盡所蘊而不臻上壽也公天資孝友外和内剛識量宏遠喜愠不形於色多為名公大臣所知如張康節公韓忠獻公趙清獻公龍圖楊公樂道皆力薦之同舍臨川王平

甫尤稱愛之曰益孺真有道君子也臨終神意不亂言不及身後事於書無所不讀而於詩易春秋老子陰符尤能究達其義而各為之注解共三十三卷為文典贍有西漢之風家集三十卷娶費氏封仙源縣君子三人洞浩洪洪為其季父華陽縣君之後三女長適進士范祖亮次適宣德郎趙仍次未嫁孫男四人孫女六人皆幼其孤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縣某鄉某里之塋請銘於予而為之銘曰

留侯之裔居蜀隱微公獨自奮力學逢時秉義恂恂進退有儀儒館鄉郡晝錦而歸孝養克終志願弗違唯其縕儲弗克究施慶流子孫在理則宜勒銘窀穸以詒無涯

朝請大夫陳公墓誌銘

公諱安仁字公壽其先安陽人曾祖諱遠遭五代之亂隱居不仕以德行著名鄉里衣冠子弟多歸之祖諱芳繼以儒學名世以其子某為三司某部副使累贈光禄

少卿考諱賡即三司公之母弟也以三司公任為某官以公伯仲通籍累贈刑部尚書始從居河陽令為河陽人公少孤好學以舅氏劉公平蔭補太廟齋郎初調孟州温縣尉河陽司理參軍舉監西京商税務用薦者遷大理寺丞改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歷尚書虞部比部駕部員外郎郎中會易官制為朝請大夫由知絳州太平縣歷通判涇州揚州河南府知邛州權管勾西京留司御史臺罷官歸鄉里某年某月某日終於某里

之第享年六十有七公為人剛直不撓明於吏治在河陽嘗曰獄吏有以容奸為寛厚者有以深文為嫉惡者吾皆弗為也唯情之所在耳故所決獄人皆以為平西京監征時巨商賂吏而匿千金以避征者公購得之人皆慑服自是百貨無隱公悉寛其所征之半商人皆樂輸課亦增羨曰此外嚴内寛之術傍郡取以為法尹欲試公才使攝長水令邑有羣盜吏不加禁公詰吏吏曰所盜皆他邑而未嘗擾吾邑故容之公曰是則吾邑為

盜之淵藪也皆擒置於法復使權他邑邑亦治尹曰君才如泉愈汲愈新他日真能吏也太平繇之劇邑前令多以罪去審官選公以往公至訟者如市公以理區處未幾庭中寂然有叢祠號聖姑者惡少為朋以祭至數百人或爭豪校氣至相殺傷公患之語吏將毀其祠吏曰此姦猾所怙慢者或替為賊所咒敢毀之公曰令豈畏賊者耶即毀之境中為清公在涇州時河州羌酋摩正為華人程白告變言其欲內侵為叛朝廷命監司選

公按治公遣价就訊摩正自陳曰主上使守河州而程白阻遏誥命俸不時給我聚兵將取白耳公鞫得情且曰摩正世為外藩以供職貢戍邊者興事造言激使驚擾以希功賞耳朝廷為斬程白以誥命畀摩正果渡洮水而去卭州有匿名投書言戍卒欲連他郡兵為變主兵者震慴白公公曰此奸人所為命焚書於庭卒亦無變公恂恂似不能言遇事立決人不可奪好讀書經史皆手自校讐以誨其子弟故門中多令器云娶錢氏復

娶其女弟封某縣君又娶曹氏封某縣君先卒男四人長曰保之次曰某早夭次曰偃之次曰仰之皆太廟齋郎女三人長適邠州觀察推官呂大臨次適闕 次適闕 陰縣尉劉唐聰孫男二人孫女三人並幼保之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鄉某里之原請銘於予予嘗與公為僚義不得辭銘曰

循循陳公慶門之英仕偶聖時位以才升伯仲闕 軒冕尊榮壽終於鄉葬歸先塋燕翼唯良以紹家聲公其

無憾萬世斯寧

楊承事墓誌銘

公姓楊氏諱某字某世為滑臺人後從管城祖諱某考諱某皆隱居不仕至君喜讀書博學貫通尤知當世利病人或勸君舉進士君曰聖人謂富貴不可求從吾所好雕篆非吾好也遂隱居以自樂早失所怙事毋至孝其接人於少長貴賤一以誠信鄉里咸稱愛之康定中西陲用兵執政聞君才召與之議君條所見以對不合

君既不以仕進攖意於是教諸子力學其後繼有所立識者知君志雖弗果就寔在其嗣人也至和三年六月朔遘疾終於家享年五十三娶尚氏後君三十年卒子男七人某以方畧召試舍人院授將仕郎守鄭州助教與某某皆前死琪忠武軍節度判官珙通直郎竝進士中第女一人適李裒裒孫男六人孫女四人君歿二十八年以其子升朝贈承事郎又二年元豐乙丑某月某日葬某處琪等以宋城主簿魏璠狀來乞銘為之銘曰

斂於躬弗克施侈厥後孰畀之善斯報理亦宜有不信視銘詩

朝議大夫閻君墓誌銘

君諱充國字厚民姓閻氏其先幽州人唐末徙洛陽五代祖式横海軍節度判官有二子曰至者事晉為樞密直學士曰利正者商州商洛令是為君之高祖商洛生規為皇朝忠武軍節度推官卒家於許遂為許人是為君之曾祖推官生惟吉終尚書屯田員外郎是為君之

祖屯田生照贈光禄大夫是為君之父君慶歷二年進士第調鄭州滎陽尉丁父憂服除再調河南登封尉能使為盜畏罪反善用薦移唐州河陽令唐故地廣而耕者不足故户多莱田州守募民增賦以自占主不得有於是豪右因縁奪民良田諸邑大擾君獨以法拒之邑人賴焉改忠武軍節度推官知商州商洛縣遷著作佐郎知澶州衛南縣廵檢張繼明暴虐所部卒持兵讙譟將殺繼明以為亂君聞之命駕欲往從者曰彼亂以成

矣願無往君曰卒亂將害吾民即馳慰諭卒悔皆泣拜
乃執首惡械於州餘請釋而不問仁宗選良吏領諸路
俾寬恤民力君得京東時轉運使方急財利租賦之入
變折增數倍君諭以朝廷意令民輸納悉如舊轉運使
圭田以虛名歲入縑帛無慮二千計君按實十損八九
又罷諸州差鄉户為衙前以主公用六庫者鄉户始免
破産之弊遷秘書丞知鳳翔府岐山縣改霸州大城縣
東南當大河支水歲決注民田淤漫為陂君率民築張

光隄隄將成水大至役者驚潰君獨留隄上曰民第去
令獨死於水役者回顧相率復來竭力爭赴而隄遂成
向之隄地復為良田自是大河屢決不及雄霸隄之力
也故民至今目為閻公隄被選知永靜軍將陵縣大城
民號泣遮留不得去君微服夜遁安撫使以其事聞詔
即還君舊治大城民扶攜老幼迎上而將陵民遮留君
如去大城時二邑之民至持白挺爭相攀挽吏以朝命
諭之累日方散去朝廷聞之特召為三司鹽鐵判官治

平泛恩遷太常博士轉尚書屯田員外郎神宗登極遷都官員外郎求便親出知德州時地震後瀕河州縣大興隄傜河流至德勢尤高悍視城中如深壑居人惴惴君曰歲饑薪糧不屬民其魚乎即出常平粟募役者又請給僧道度牒募人輸薪而薪不時至君乞易納見緡以市薪不待報而行人以為便大築遂成又築小隄以衛濵水之田自德至滄州護田數萬頃方其易薪為緡也僚佐畏恐請待報君曰第無連書罪不相及至論賞

河防功君悉上僚佐而已不及改職方員外郎知耀州
遷屯田郎中耀民喜為盜羣聚椎剽頗有良善為所脅
從者君察其情區别上聞全活甚衆由是獄訟清簡民
德君多繪君像而祠之知江州轉都官郎中丁母憂服
闋官制行改朝散大夫知博州遷朝請大夫河朔聯民
為兵獨君推行有法考課最留再任今上即位遷朝議
大夫元豐八年六月二十四日無疾卒於博州之官舍
享年六十有七君内外盡誠不為矜闕善甚於

嗜慾而喜自晦斂不欲人知事難闕物於勢利則薄己而厚人樂易善容犯而不校在闕州有從事以書譖君於監司者監司察君無他以從事書示君君置不問未嘗見於辭色及罷闕州始以書示其人而且戒之曰爾後慎勿為此從事慚服天資善吏事所至不嚴而治有古循吏之風歷守四州適會朝廷更法令部使者旁午郡縣吏務為刻急以免咎而君所涖必使事濟而民不擾嗜書多聞平日慊然似不能言者間有所發

矯矯直前未嘗以身為恤也仁祖春秋髙聖嗣未立嘉祐中君方陞朝籍上書乞擇宗室早正東宫以繫人望治平末異星出西方郎官孫琪以言事貶君即抗疏言罪言者非所以荅天譴孝友純至事毋夫人甚謹年踰華顛膝下承顔順意為嬰兒慕後居毋夫人喪守墓哭泣三年而後歸初為鹽鐵判官恩得任子奏乞先其弟朝廷以法不許復願納一官亦報罷後再推任子恩竟先官其弟輕財好施所得俸禄均及親族故舊隨盡無

餘嫁族女之孤者數人卒之日家無留資殮以浣衣以元祐元年某月某日葬於許州某縣某鄉某原先塋之次母夫人李氏工部尚書昌運之孫女世父昌齡實太宗朝知政事以君封僊源縣太君三娶皆名族黄氏仙源縣君直史館宗旦之女王氏五臺縣君我先公文正公之甥李氏仁壽縣君從舅司農少卿禹卿之女子男九人越泳澈淳演沆沃汶渼泳越州觀察判官澈舉進士淳登進士科秦州清水主簿監岷州茶場渼郊社齋

郎餘先君而卒女二人長適峡州軍事判官杜會次早
亡孫男八人孫女九人長適熈州狄道主簿錢勰餘竝
幼初光禄與先文正公鄭文肅公孔寧極先生寔爲友
壻鄭公顯貴一時寧極以高節聞天下而光禄亦以經
行著名鄉里世稱李氏多賢壻云君與某爲從母兄自
少相與游長相友善今老矣而君則亡將葬嗣子以銘
文見屬義不可辭銘曰
亡欲行義失常近名唯君所存發必至誠由孝易忠顯

於王庭敬愛兄弟推及友生慈愛下民如保雛嬰事功
崇成謙牧不矜孰偕君心而不公卿施止一州素位而
行嵩高之麓瀍水明清卜君幽宅萬世斯寧

中散大夫王公墓誌銘

宋有純孝君子中散大夫王公不疑以元祐二年三月
丙子終於西都某里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七其孫平
將以某月某日葬公於河南府河南縣洛苑鄉魏封原
先塋之次来求予銘其墓予亦世葬河南故識公為早

而知公為深又甞為留司官從容燕閒益與公游覩公之高行清節甞與古人比誠欲論次公之事以自慰因不復辭公諱慎言不疑其字也蓋漢高士霸之後東皋子績之裔孫始家汾晉王父文康公事仁宗為樞密使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葬其親於河南因為河南人文康公生司農少卿致仕贈特進諱益恭為公考公幼而篤孝以事親為事之大以承顔為樂之至故孜孜家庭老而不懈視萬鍾蔑如也公學無所不覽而

尤深於史幼能詩以風騷自任文康公特器之蔭補將作監主簿仁宗登極改太常寺奉禮郎恭謝改大理評事文康公薨改光禄寺丞監西京商税院改大理寺丞三司舉監在京順成倉特進致仕居洛公不欲去親側用陳乞差知河南府鞏縣復乞監西京洛河竹木務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知并州陽曲縣不赴勾當西京磨勘脩内司及裏外場務兼判勾院改殿中丞賜五品服改國子博士再差知陽曲縣又以恩得知河南縣明堂泛

恩改虞部員外郎又改駕部員外郎勾當西京磨勘脩
內司改虞部郎中三司舉勾當西京排岸司不赴復知
河南縣改比部郎中英宗登極改駕部郎中賜三品服
丁特進憂服除闕嵩山崇福宫加上柱國改司農少卿
任滿留守監司列上公孝行詔許再任公以母老不可
一日離去力求鄉任以便甘㫖雖百里之卑莞庫之冗
得之欣然不知有貴賤之辨名公大人交薦所得他郡
官輒復辭避平生更九任而七在洛日與子孫侍左右

從容嬉戲以順適親志特進捐館太夫人春秋亦高即置小榻於寢側晝夜候起居之節凡九年未嘗一夕改也太夫人終養執喪過禮幾不勝哀蔬食誦佛書者三年有識哀其志外除年已踰六十慨然曰吾向勉而仕者以有親也今老矣禄無所逮何甘此而不去耶即拜章求致仕朝廷從之初特進居文康公喪服除方五十即謝事家居一時仰其高風及是公又承先志近世搢紳鮮焉官制行改朝議大夫今上登位改中散大夫封

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太師潞國文公守洛與故相韓國文忠富公溫國文正司馬公幷鄉里宿舊十二人為耆英之會公實與焉公天性愷悌志向清遠善與人交愈久愈相敬愛喜怒未嘗見於色雖對家人無惰容奉養省約居處儉陋所享如寒士紛華盛麗音聲好玩衆所汲汲者無一毫之愛獨掃一室所寶唯先世琴書書幾萬卷間繙閱古今討究義理命子孫侍坐親為講授遇意適援琴作雅聲脩然獨得奉賜有餘則給宗

族之乏者恩得蔭補先猶子而不及孫洛之士無賢不肖推孝敬有德者必以公為首下至閭里亦無間言晚達理性間與道人游放懷物外往往忘返自寢疾遽屬纊神意安靜人莫究其際平日治官主於扶善抑彊條教寛明去益見思河南之民多識公風釆遇之必再拜或相語曰此慈父也徘徊道周瞻仰而不忍去在漢州朝廷命完州城公董其役踰時而畢監司上其功詔書奬諭又嘗因轉對論鄉戶衙前多由役重破産理宜優

恤又可募人充輕役以寛良農後朝廷頗行其言世之知公者皆惜公有深識遠業而老於散秩然公獨能畢志事親清潔以終自能成曾參柳下惠之美則其所得豈小也夫人張氏光禄少卿師錫之女追封南陽郡君子男一人羣澤州晋城縣主簿先公五日卒於商州上雒令女四人適朝奉郎馬孝孫知襄州宜城縣李珙大理評事趙君弼陳州司户參軍宋子房孫四人規蚤世恂悟承孫女二人曾孫一人銘曰

孝惟德本公篤於天達行之原化及鄉閈世為德門有

蕃子孫嵩山峨峨洛水沄沄公名永存

范忠宣集卷十四

范忠宣集卷十五　　　宋　范純仁　撰

墓誌銘

司空康國韓公墓誌銘

公諱絳字子華其先真定人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考某以忠義顯於仁宗朝至叅知政事諡忠憲闕　生公於頴昌府之長社令為長社人公以父蔭補太廟齋郎累遷大理評事公少好學及長益刻苦攻文章知名於

時慶歴二年進士及第名居第三除太子中允通判陳州丁忠憲公憂服除召試學士院除太常丞直集賢院同知太常禮院有事於太廟百官當入廟習儀公曰習儀有賛唱登降之煩而神主在焉不敬當徙他處詔就尚書省著為令遷開封府推官賜緋衣銀魚男子冷清自稱皇子言其母嘗得幸掖庭有娠出而生清都人聚觀洶洶吏收捕不敢急一府驚疑莫知所決清止流近郡公上疏引方遂詐稱戾太子事論奏甚切天子遣中

使獨以問公遂追清伏誅遷三司户部判官江南饑詔公體量安撫公論衙前役最苦一當其役或竭産破家民至嫁母析居以求分丁減等公為五則衙前法奏行之發運司歲輸信州鹽三十萬漕不以時水涸則寓旁近郡而州配遣上户輦取之葢信州上户千三百家坐鹽事破者八百家矣公迺奏趣發運司以時輸鹽遂絶其害江南歲以賤價市繒紙竹箭及他物種種民苦之公乃令優其直仍以户口多少為差兼幷之家私有陂

池溪湖而錮其利公乃以均所近民使衆共之信州官庄四百頃以衙前四十人假官牛以耕牛死輸課不已人至破産公減其課召民願種者予之宣州守廖詢不法畏民訟其惡館公於深嚴公覺之命駕直入傳舍訴者果壅門收治詢抵法其所施設興置甚多民皆以為便使還除右正言是時仁宗春秋高國嗣未立公上疏屢言之退而焚其藁詔除内都知王守忠判内侍省事公言内都知判省本朝所未嘗置卒罷之道士趙清貺

有罪事連宰相公奏請窮治於是宰相與知開封府者皆坐謫無幾何兩人皆遷公復爭之章累上不報家居待罪仁宗祀南郊道過公第遣使問勞除禮部員外郎賜三品服糾察在京刑獄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同脩起居注召試知制誥選人劉抃改大理寺丞公言抃以術數游公卿間而改官非士人也願以補天文官從之內侍押班武繼隆遷官公封還詞頭因發其過惡繼隆遂出為鄆州鈐轄故事郊祀天子親閱警場公奏致齋

當專一祀事而臨觀鼓吹非禮也上從之後著為式公建議請間歲取士諸郡發解會試嚴保任之法減髙科恩例事皆施行以便私求外官遷吏部員外郎知河陽公曰便私不當進官固辭不拜召判吏部流内銓河決商湖李仲昌等開六塔河功不成河益為患拜公河北安撫使時執政有是仲昌議者及敗事人無敢言公到部盡得其狀請致獄劾治於是仲昌等皆坐法使還上欲公措置河北事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避

親改知瀛州歐陽文忠公同列言於朝曰韓某宜在朝廷瀛非所處也遂留知諫院公辭以謂前以言不用罷諫官今不敢當改知審官院仁宗因上元欲幸奉先寺宣祖神御溫成后園皆在奉先寺或言上欲臨后園公上疏切諫明日將駕上使諭旨曰欲酌獻神御非詣溫成園也權同知貢舉召拜翰林學士兼羣牧使仁宗嘗遣使祠茅山祈嗣公當草祝詞因上疏論求嗣之道禱祝無益願放掖廷宮人之無用者及限內臣養子以重

絶人之世即日出宫人數百而詔有司申嚴内臣養子法茶始議通商詔公與包孝肅公陳秀公唐質肅公同定其法縣官歲入不甚減而民不復犯法矣又詔公減冗役以寛民力公奏擇朝臣十餘人廵行天下其所經制一時便之嘉祐四年廷試進士仁宗預使公進三題公奏臣有兄子在試中以嫌不敢上固使進既試果取用之其為人主所信如此遷吏部員外郎俄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時有近臣守藩不奉法且得罪侍臣

列奏願得少寛假公曰兩制有罪兩制營救則天下之法常屈於貴者矣遂並劾之時大臣薦舉多不稱公論罷其尤無狀者十人内外嚴憚掖廷劉氏頗通請謁爲姦公密啓之仁宗曰非卿言無由聞當審驗之不數日中書召公曰奉詔諭公劉氏及宅不謹者悉逐之矣又請采唐制以正官名差九品以定章服百司常務不關二府依倣六典以定官令以近臣異議不果行馬軍副帥張茂實之母乳悼獻太子茂實幼嘗從母入宮中前

以嫌補外官至是復以茂實主兵公奏論以罪執政及列前後所陳不見聽者甚衆公遂家居請罪移牒閤門以言不用不敢稱中丞諫官因詆公中傷宰相擅去官號罷知蔡州不數月授翰林侍讀學士知慶州屬羌有據堡刼鎮城殺吏士者公曰是不誅無以肅諸部出兵討之朝廷聞舉兵疑問狀問至賊已平詔書獎諭加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又遷禮部侍郎始忠憲公守蜀有美政蜀人喜聞公來公為悉力興

利除惡民大悅張乖崖鎮蜀仲春官糶粟仲秋糴鹽以惠貧民官爲給券歲久券轉歸豪右公一切削除籍貧民給新券著令三歲一易富人遂不得私其利蜀與夷接邊人伐木境上數起爭又壞障塞公下令禁伐木又以兵守蠶崖門絶蕃部往来使轉就威茂交易民疾病官爲給醫藥立僧寺使葬戍兵貧民之死者諸所興建令皆行之異時中人奉使至蜀州使酒場吏主其貨易因附益取悅公奏請禁止英宗聞之喜使內侍省著爲

令俄以羣牧使召中途遷尚書户部侍郎權知開封府浹日除權三司使公請以川陜四路職田穀輸常平倉而隨其事任道里差次給直可以平物價養亷恥上歎曰衆方姑息卿能獨不合時耶詔行其言内諸司吏有干恩澤者詔已許之矣公執不可上曰朕初不詳知當為卿改而僥倖者不已公論執益堅而為上言即有飛語得究治上勞之曰法度日敝正賴卿盡心朕所曉勿慮也公建言宫中所用財貨悉以合同憑由取之而近

時賜與亦用合同故歲常數十百萬而外徒知用物益廣而不知其有常典也請以其有例者悉付有司上從之三司始得會計矣尋拜樞密副使神宗嘗問天下遺利而公獨請盡地力因奏言差役之弊害農業傷民財為多願詔中外極陳利害更定其法上嘉納之詔學士草詔訪問利害而所述不能盡上意上自具草示公使損益以進舊制升朝武臣皆選樞密院注受無格吏因為姦公請置審官西院如文臣格又減兵額併軍營以

省軍費領制置三司條例司拜參知政事樞密副使闕神宗問公誰可補者公曰無踰司馬光上即以授之以夏人擾邊慶州失利天子太息右府有請行者上不許公請行即拜公陝西安撫使公薦令左僕射呂公大防為判官以令資政殿學士李清臣掌機密詔公得自除吏補將校以空名誥敕付公時呂公以直舍人院為判官使即草制除授公奏攻守策上手詔還之曰此良策也然西路一委卿安事廷議公增築婁等城使河東

陝西為掎角遂兼河東安撫使俄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昭文館學士公累辭不許其攻討防守既有成策而
慶州卒有叛亡者言事者因指宣撫司以謂數出師煩
勞致怨遂罷相知鄧州時慶州卒纔兩出塞怨自他起
然公以身任咎未嘗自明上諭草制官曰可以其自請
為言者也公西行賜金帛不可計公悉以分將佐無一
毫私之者其後公所遣將校往往有功頗得要害地增
築城守議者惜之明堂禮成遷觀文殿學士是時公年

六十自言先臣某嘗從容道馬少游之言為父母守墳墓使鄉里稱善人足矣臣嘗私誓於先墓期以六十守墳壠章十上乞歸田里如初誓上遣中使諭之曰先臣有知見卿宣力國事必以為愜公猶不已遂除知許州復諭曰可以守墳墓矣公不敢辭明年進大學士知大名府入覲上曰西邊之寧卿之力也時朝廷方更政事令下取朝夕辦官吏奉行不給公為上言願寬期會簡節自息煩擾上嘉納之明年復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監脩國史是時公繼王荆公之後請置局中書攷計用度以制國用而薦司馬文正數與同列爭論言不盡用乃歎曰吾知無補於時矣於是一歲之間三請去位而三司使發市易官職事無狀且創為賈人出錢免行法民不為便而詔孫永詳定執政有主市易者將罷永公極論卒責市易官薄永罷選人鄭俠以上書譏訕下獄參知政事馮公京故嘗賙俠同列因指以為黨得罪不測公曰明日京黜我繼去位矣因力為辯解言未

從乞罷政事上雖不許而京責由此少寛同列欲有所
用公固爭上前未能得公曰請從此辭去即再拜出上
曰此小事爾公曰小且不伸况大者乎俄遣使諭公曰
已罷之矣公乃就職後數月又以疾辭拜觀文殿大學
士禮部尚書知許州移知太原府俄拜建雄軍節度使
知定州以年七十上疏請老不允復知潁昌府過闕力
辭遂以節度使領西太一宫使納節上曰使相領宫使
有近例公固辭乃拜金紫光禄大夫觀文殿大學士而

宮使納節自公始陪祠南郊遷建雄軍節度使知河南府夏大雨伊洛水鬬冒城郭民被溺者十五六是時公方以疾在告迺力疾出率其屬救護全活者甚衆物價騰踊人多不得食公大發倉廩賑之禁止盜賊收葬溺死者其施設有法人恃以安奏請環城築隄備後患堤成方數月水復至賴堤而免保甲養馬初令以十五年足而提舉官邀功期以二年令迫急民以高價市馬無所得人不聊生而不敢言者公條奏得依前令裕陵役

興興時昭陵厚陵官吏營職至夜分出妙擇才者分主其任視事如平日有妄傳陵下乏水人多暍死者詔益治運水之具數萬計公以水不乏聞民賴以不擾而妄言者遂止又料所市物次第緩急榜出之民得預儲而價不騰踴洛人言裕陵成而不知者公之力也今上即位恩移鎮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進封康國公俄加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陛見面諭以河北水菑之餘非故老大臣莫能安集遣使就第賜告公以

天子新即位母后共政不敢復辭遂赴鎮嘗問役法利害公具言頃歲臣言衙前一役當使人出錢召募而及它役用錢廣而復取羸餘謂之寛剩者非也時河決小吳未復議者欲為支川傍大名注故道魏人惴恐公五上疏獨乞復澶淵故道而朝廷遂寢河役公復告老十上章除集禧觀使不就拜司空檢校太尉致仕公雖休居而朝廷大事輒上書盡言恩禮優渥勞問賜予使者相望俄請還許上敕有司具舟遣内侍問行計詔入辭

登對給一子扶掖命宰臣晏饌都亭驛是時大雨雪人有凍死者公曰非臣下宴樂時也得請罷宴將行上書其大旨以寛刑罰崇仁厚為本其條陳多當世要務未行得疾上日遣内侍監國醫診治元祐二年三月二日薨于第享年七十有七三殿遣尚書致奠翌日賜龍腦水銀以歛兩宫臨奠哀慟賜賚踰等天子成服于苑中輟視朝兩日策贈太傅遣使賜告于柩前積勲至上柱國食邑至若干戸食實封至若干戸公方嚴莊重望其

容貌知其為大人長者而仁愛愷悌即之益親居家烝
烝友睦親族内外無間言自未達時已嫁娶親戚孤獨
者十餘人既貴所得俸禄悉以分給宗族故舊家常無
餘立朝端方剛毅任重得大臣體遇事果敢臨義勇發
不為後顧樂善疾惡出於天性故其論奏雖一時有行
與不行而讀之皆知其心本出於忠義感激而為之也
當時賢豪多出其門其後往往至公相列侍從其未顯
時而指以為賢者尚多有也雖髙年家居猶與賢士大

夫終日宴樂不厭忠憲有子八人而三人至丞弼公既位將相而仲嘗任門下侍郎令知汝州季嘗任尚書右僕射令以觀文殿學士知永興軍高年康寧列鎮藩輔近世未嘗有也其所臨鎮去而民立祠者六郡而定武大名聞公喪皆飯僧哭於市有集若干娶范氏魯公質之曾孫先公三十一年卒追封韓國夫人子若干某官壻若干某官孫若干某官宗師奉公之喪歸潁昌詔祭都門外給一品鹵簿某月某日詔葬公潁昌府某縣某鄉

某原諡某某公之賔客也公之所以知某者至矣某不自知者公知之而不知某之所以誌公之行事得如公之知某乎雖然義則不得辭也謹為銘曰

韓望許昌實自陳國於穆忠憲允時有德顯顯康公再世聿興不倚不隨奮于休明一我肅心前無險夷直有未從以身繼之率是以行信于天子結于士夫一德罔二遂相神考董齊庶工正色在庭獻異於同弼臣遭讒中外恟懼公曰我在彼黜我去用是得直善人以安彧

進匪人公爭帝前言不時信再拜避位帝曰俞哉公起視事國有君子以直在外時無敢言公薦於帝一時我非邦國卒賴有合非逢有違非憤物懷其誠無我喜慍堂堂巍巍公袞戎旃不卒我謀有命自天既壽既康受策歸第如山如淵重我國體德浮所受人嗇其福有緼在躬士覬其極嗚呼告凶兩宮震惻厚賻備禮哀榮有赫潁川之原高明而澤生以其神没安其宅銘石告幽慰其孫子明明顯庸國則有史

朝奉大夫知華州蘇君墓誌銘

君諱澄字道淵河南人也曾祖諱易簡事太宗皇帝為禮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其先世爵里族望皆見於國史祖諱耆工部郎中直集賢院贈禮部侍郎父諱舜賓大理評事贈光禄卿侍郎生三子舜元舜欽及光禄俱以能文章善草隷得名當世光禄不幸早亡母夫人韓氏參知政事忠憲公之息女今丞相觀文殿學士南陽公之女兄也生君一子而嫠見其

神意爽異曰此子吾可託其終也遂自誓不復嫁教養
勤至盡養母之道未成童以外祖參知政事忠憲公蔭
補試秘書省校書郎參知政事康靖李公與忠憲公有
管鮑之契見君於韓氏奇之妻以其子邯鄲公之女後
封仁壽縣君君既冠奏為蔡州觀察支使移曹州二州
皆在錢脩懿公幕下君雖尚少凡參決政務人樂其平
獄訟者多願得蘇君決之故錢脩懿公屢舉君於朝移
信陽軍羅山令採歷代為令者之美政集為一編目曰

令長故事常法而行之用薦者遷大理寺丞知絳州太平縣移河南府壽安縣為教條約束簡而中理後令罕能增損之者初作永昭陵近陵之邑皆供其役部使以為令者難其人遂檄君攝偃師縣民免驅迫而事不愆素課為諸邑最使者交薦之以勞加騎都尉拜太子中舍遷殿中丞秩滿知同州澄城縣改國子博士既去而民思之以邑與君同名至今猶多稱為比縣通判興元府遷虞部員外郎又移通判原州未之官丞相吴正獻

公為三司使薦君勾當京南排岸司會朝廷更司農常平力役之法議欲自西都為始而推行之君被選為通判河南府以司其事遷比部事就召還除提舉司勾當公事改三司勾當公事未幾擢為度支判官出知絳州賜對上面加慰諭改知真州遷駕部會歲饑民之疲羸流冗者遍其境君發廩賙貸或餉以糜粥存活者不可勝計朝廷擢為江東提點刑獄公事兼常平農田水利差役鹽事部占大江公私舟船苦於風濤覆溺而莫知

避免君奏竝江鑿小河數十以紓其患人皆賴之還朝出知單州會更官制改朝請郎又請知華州還朝奉大夫時朝廷興師西討州當諸路之衝調發供億名數浩繁期會促急君施為應接皆得其宜故先事而邊用畢集然君亦積勞成疾矣以元豐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卒於位年五十有二華民為之罷市訃至都君之叔舅今樞密韓公因奏事語及君之才不幸早卒而老母在堂上為之嗟悼君事韓夫人篤於孝謹非公事賔客未嘗

去左右承顔養志曲盡其方庭闈之間怡怡如也或太夫人辭氣小異則不敢寢食至復常乃安晚喜禪學深悟理性雖家人不見其喜愠之色臨終神意不亂君為人温厚寡言事朋友盡誠久而益恭接物有儀檢見者皆嗟愛之其家世姻戚雖多公相貴盛而任官升進未嘗藉以為資皆自以才選所至學校以教養士類為風化之本有文集三卷奏議二卷男三人長曰之純婺州觀察推官次曰之才孟州司法參軍次曰之武早卒女

二人未嫁孫男一人孫女三人尚幼其孤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河南府河南縣太尉鄉尹樊村萬安山之原以予與君葭莩之末知君内行為詳來請銘其墓銘曰

猗嗟道淵公侯之冑學由少成如性故有進匪世資以才自取處躬以約持心以厚五縣三州課優績茂位不配能勞而損壽孜孜孝誠養弗克究命也難諶名則不朽刻辭幽堂以告永久

尹判官墓誌銘

君姓尹氏諱構字嗣復師魯之第三子也師魯諱洙師魯其字也以道德文章名重天下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稱曰師魯自大父以上官諱族系韓魏公表師魯之墓書之詳矣慶歷七年先君文正公守南陽時予侍行師魯自鄧鄉輿疾而來託先公以後事予得省疾于卧内見嬰兒扶床方二三歲眉宇秀爽師魯指謂予曰此吾兒也予始識君而愛其神俊異常又念師魯之積善

必謂其遠大不可量也後十二年方見於許昌方十五歲舉止談論已如成人予自謂所期果不妄矣又十六年忽聞君之訃驚歎自失迺知天理人事之難必而心深痛大賢之失其後也君初以翰林諸公薦名臣之後特恩補太廟齋郎年未應調魏公奏為相州安陽縣主簿黠吏易君少而為奸君得其情皆按以法一邑驚服魏公鎮大名復辟監倉草場秩滿調泗州觀察判官未行以熈寧八年六月十四日卒於許昌之長葛縣享年

三十有一君天資英爽讀書一覽輒不忘未冠已與老成長者游為文章下筆即成不加點竄善談論有時揚搉古今一坐皆傾聽英宗初即位魏公以顧命元勳求解機務上不之許魏公未敢堅去君上書於魏公曰功成身退乃天之道公令眷眷君臣之契不忍訣去而久持大權讒嫉者衆將有媒孽之巧伺隙而進一旦禍機潛發令名不終則公將噬臍悔何及也魏公嗟賞之曰真有父風後魏公得請外鎮蓋用其言性至孝十歲持

母喪哀棘如禮見者嗟歎為人真率不事矯飾於財利爵禄未嘗屑意待人無城府受朋友規切竦然聽從朋友之過亦必忠告人有戹窮務竭力拯救以是人樂與之游當官論事直伸其理未嘗少屈相守尚威嚴事有不便他吏不敢白君曰苟容畏事以遂上官之失豈士人之行耶獨往辯正其事守亦納之更為薦舉公卿大夫薦其才者凡十餘人娶李氏子舅氏司農少卿諱禹卿之女生一子照尚幼其猶子焕奉君之喪以元豐七

年正月二十一日葬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龕澗里先塋之次而求銘於予為之銘曰

騏驥為駒骨相不羣豫章發地勢凌青雲嗣復在幼星眸貝齒奕如秋隼一翥千里未冠能文擺落塵腐大節可觀不屑細故才長命短器遠位跼欲奮而萎壯年就木秀而不實聖人有言積善餘慶經豈徒云君躬弗蒙宜在後昆勒辭于石終古其存

墓表

內殿承制閤門祗候衛君墓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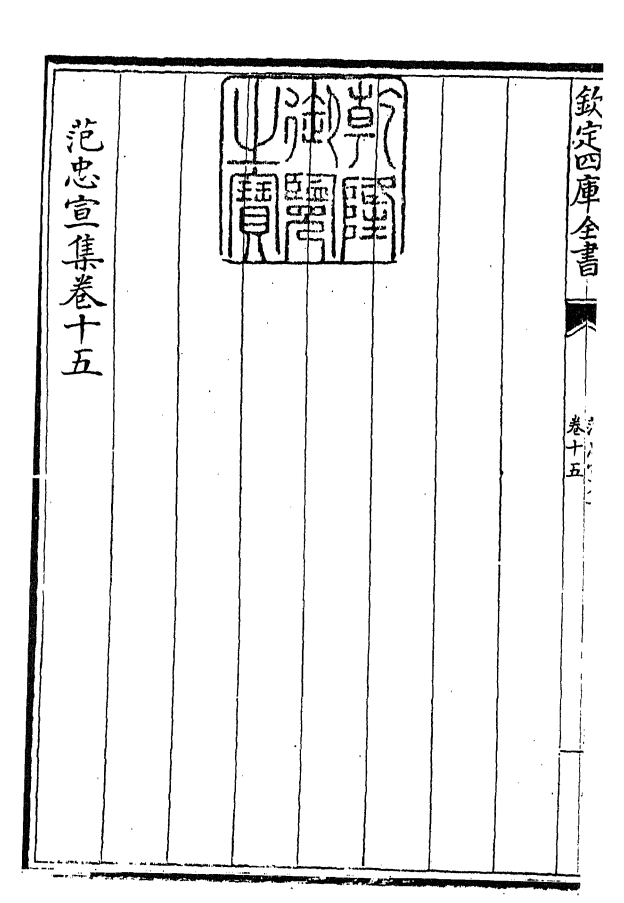
內殿承制閤門祗候衛君以治平四年八月某日終於蔡州遂平縣之私第以熈寧二年八月甲子葬於縣之龍泉鄉時諸孤皆幼弗克銘諸壙至熈寧乙卯請文於予將表於墓道予少識君義不得辭且以展予知君之意焉君諱某字希道其先河東解梁人姓出衛康叔之後曾祖諱秘祖諱約五代之亂皆避世不仕父諱密以君登朝贈左清道率府率君少孤從母夫人再適吴氏

夫人乃章惠太后之從母太后召見君補三班借職監饒州鹽務時先文正公守饒州君與判官宣城施元長軍事推官彭城劉牧司法參軍建陽張謨竝為賔僚陪先公文酒之樂而君與劉牧襟韻最為灑落先公愛而語人曰此子遠器也不以後生小官待之遷右班殿直召試弓馬以挽彊轉左班殿直再遷右侍禁從萬州駐泊捉賊復從夔州峽口關兵馬監押又改高陽關先公入政府薦君知定州無極縣再與大臣同薦召見權閤

門祗候益州路走馬承受還朝勾當京東排岸司移江
南東路撥發綱運時大商巨艦載禁物為所獲君止命
沈其貨而釋其人曰吾不忍黥汝以要賞舟卒六十餘
人習妖術君得其罪首送所部詿誤者皆削其名其仁
厚多此類也移德順軍靜邊寨主君以太平懷遠宜興
文教於是度西堞之外為孔子祠設屋立師課居人子
弟講誦於其間後有應進士者此邊塞昔所無由君而
有也用經畧使薦移鎮戎軍西路都巡檢使會鎮戎軍

有小警以君為前鋒戎人聞君名相語曰此前静邊戎將也未嘗侵我曹今不當戰遂引退移京西北路駐泊都監又移定州路假禮賓使价傳公欽之使契丹陛辭日英皇以君目疾命所過郡勿彊其酒其被眷如此出疆專對皆尊朝廷又能推其善於使還真定路鈐轄請歸葬其先葬畢而君亦歿矣享年五十有七君為人疎財好施善與人交所居官必有能稱故多得當世賢公卿之所推挽如故侍中賈文元公司徒富韓公樞密使

田公參知政事唐公少師趙公令太保侍中潞國文公
皆其人也娶張氏先君幾年而卒再娶張氏封永安縣
君七男長之美早卒次之純奉禮郎次之劭次之方次
之奇次之彦次之深皆舉進士女三人長適進士王加
次適供奉官梁康叟次適進士司可及孫男七人並幼
孫女七人長適進士黄好古銘曰
侯起於微以才自彰位不究藴中壽而已侯則命矣後
嗣其昌将諗萬祀勒此名章



范忠宣集卷十五